

【编者按】

今年的11月5日至12月6日,是贵州省苗族同胞的“苗年”,标志着一年农活的结束和对丰收的庆祝,当地苗胞会在节庆期间载歌载舞,举办各种富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娱乐和体育竞技活动。2008年,这一少数民族节庆活动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贵州延续传统文化习俗的村寨不少,已有40年旅游开发历史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郎德镇的郎德上寨,因其尊重传统的保护和恰到好处的开发,近年来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内外游客前去观光、游学和沉浸式体验。

芦笙飞歌甜格舞

■ 文图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耿



苗族姑娘为游客翩翩起舞。
郎德上寨芦笙广场上，



郎德上寨苗族姑娘给游客敬上“十二道拦门酒”。



郎德上寨苗族妇女银饰上的精美图案。



苗族蜡染传承人
陈金才在创作。

相关链接

郎德上寨大事记



吊脚楼依山而建,苗家人伴水而居,看得见袅袅炊烟,听得见芦笙乐声……从前只能在影视剧和纪录片里感受到的苗寨风情,如今扑面而来时,新鲜感带来的兴奋度,会打消长途驱车所致的疲惫感。

国庆长假和年休叠合,该去往何处?不想去人挤人看人头攒动,也不想去人造痕迹过于明显的旅游景点,就想找个人少、安静的村子住下来看看书,发发呆。在贵州凯里学院郭晓杰教授的推荐和牵线之下,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选择了一人自驾,前往黔东南的雷山县郎德上寨,入住县级苗族蜡染传承人陈金才的民宿,一待就是半个月,俨然一个“寨里人”。

陈金才是位“70后”,是寨子里少有的多面手。他当过导游,去过不少地方,后来觉得家乡更值得他眷恋,尤其是祖先传下来的蜡染技艺,于是决然回到寨子里,捡起了传统工艺。他不但是非遗传承人,也是用自家多余房间开起民宿的主人,还能烧得一手好菜,切瓜时用刀又快又准,旁观者还在提心吊胆,他已经切完码好了,厚薄还几乎一致。当然,陈金才也没有丢下地里的活儿。

在陈金才家简单装修、装饰的吊脚楼二层的小房间里,每晚只能早睡,因为夜里没有喧嚣,即使还有人围炉喝酒、喝茶,也会压低声音;每天睡到自然醒,当上午寨子里的广播通知响起,喊上老少爷们去村口迎客,记者才会抄起手机和相机也出门去。

身穿黑色长袍、头顶黑帽的苗族男子站在田埂上,用芦笙吹起了欢快的曲子;身着苗族服饰、头戴银饰的苗族女孩站立村口两旁,手捧斟满米酒的杯子,给来客敬上“十二道拦门酒”。据查,这一习俗起源于苗族以酒为媒的社交传统,在唐代的文献中已记载其雏形,在现代生活中一般出现在婚宴前设卡和歌手对答等礼仪中。当然,现如今接待游客,郎德上寨的拦门酒只是一个形式,并不会逼迫游客干了这十二杯酒,可以浅尝辄止,意思一下就行。

喝过“十二道拦门酒”,游客会被迎到村中的圆形芦笙广场,地面用鹅卵石仿照古代铜鼓面上的十二道太阳光芒和飞驰骏马的造型铺设。

在这里,来客可以欣赏到苗族老者清唱的“飞歌”(苗族自古传唱其历史文化的民歌)、边走边吹的芦

笙舞,以及苗族女子跳的集体舞……

像这样的演出,只要有游客到来,一天之内会有两场,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村民听到广播后就集结表演,每次出场都有人记录在册,就像过去出工“记工分”一样,每月结付一次工资。节假日和周末时,不上学的孩子们也会跟大人一起出门迎客,个别小男孩学会了吹芦笙,穿上苗族服饰的小姑娘愈发可爱,特别讨人喜欢。

但比起看这类例行演出,在不下大雨的情况下,记者更喜欢沿着高低、蜿蜒的村道,在寨子里到处走,从不同角度欣赏那里的民居,跟寨里人打招呼的次数多了,后来见面时往往点头致礼,搭讪起来也就自然得多了。

与台风每年光顾的海南岛传统民居不同的是,郎德上寨等苗族村寨的屋顶虽然也是用瓦铺设,但只用板瓦,不用筒瓦,两排板瓦之间,则用反过来的另一排板瓦盖住,以防雨水渗漏,而且全是干铺,不用水泥或石灰混凝土黏合,唯有戗角部位的瓦片才用黏土加以贴合加固。

在芦笙广场周边地带,分布着不少古代建筑。2001年,郎德上寨的古建筑群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了解,郎德上寨始建于元末明初,现存古建多为清代民居遗存。

郎德上寨的吊脚楼式民居,几乎每道檐下都有连为一体的座椅,供人劳作或歇息,椅背由一根根近似S形的木条组成,靠上去腰部特别舒服,这样的椅背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美人靠”。郎德上寨前方小河上的几座“风雨桥”(因供人躲避风雨而得名)上,也有类似的实木椅,椅背也是“美人靠”。

“美人靠”是苗族木制吊脚楼的标志性建筑构件,旧时一般设在房子二楼中间的客厅部位,后来又扩展到一些公共区域。

在郎德上寨的15天,记者有时会步行20分钟到郎德下寨附近的郎德镇农贸市场买菜,回来自己做饭。市场里的猪肉,不论任何部位,售价都是一样,让人印象深刻。

说句实在的,郎德上寨并没有太多让人惊艳的地方,却是一个宜居之地,给喜欢乡村生活的人一种宾至如归感,真实、自然、生活化,因此多年来也吸引了不少作家、画家和摄影家入住创作。

陈金才告诉记者,上个世纪80年代郎德上寨开始凭借民族风情开发旅游时,寨子里的长辈就坚持将经营权抓在村里,而且拒绝过度开发,拒绝过于商业化。后来的事实说明,老一辈的坚守是正确的。■